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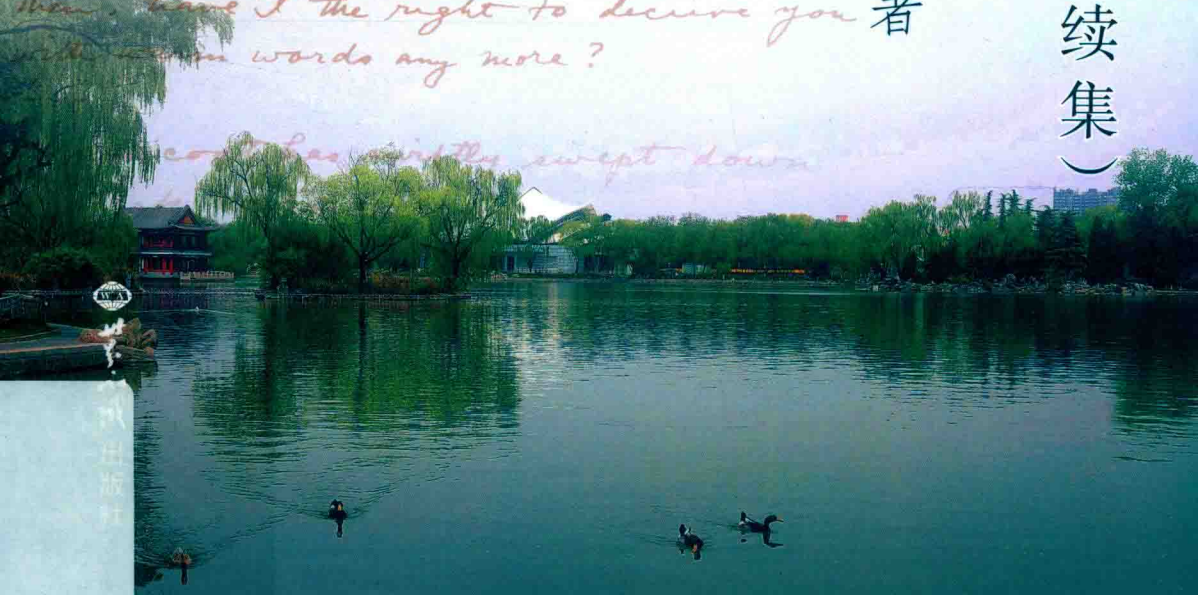
幸存的一粟

(续集)

成幼殊 著

Of the East?
I doubt the man whom you love has
already changed his mind?
I believe him to be a knight of
righteousness?
Now, why he does not come to the plightful
rendezvous of yours when night is deep?

One can assuredly save you;
Other's hand can raise you from your own
Doom;
In, with sickness, you will have fled from
your father's fierce hand,
And from the hypocritical white portal of
the hospital,
There will be only a long dark road waiting
for you away in the night;
Then, have I the right to deceive you
with warm words any more?



幸存的一粟

(续集)



著

... the man whom you love has
suddenly changed his mind?
Believe him to be a knight of
chance?
... why he does not come to the plight
and groans of yours when night is deep?
... he can assuredly save you,
his hand can raise you from your own
doom;
... with sickness, you will have fled from
your father's fierce hand,
from the hypocritical white portal of
the hospital.
... will be only a long dark road waiting
for you away in the night;
... have I the right to decide
... woman words any mor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存的一粟：续集 / 成幼殊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012-5982-3

I. ①幸… II. ①成…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55585号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汪 琴
罗庆行
赵 玥
马莉娜

书 名
著 者

幸存的一粟 (续集)
Xingcun De Yisu (Xuji)
成幼殊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电 话
经 销
印 刷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www.ishizhi.cn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新华书店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公司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16印张
187千字
2019年4月第一版 2019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5982-3
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2003年1月，诗集《幸存的一粟》出版。其实，早在2000年9月，该书的“自序”就已经写好。迟到的出版，主要是由于我的“贪心”：一是我与编辑有共同的喜好，诗集中后来又多插入了不少图片；二是借编辑的宽容，我又为诗集写下了或短或稍长的说明文字。

《幸存的一粟》的出版，及有幸被授予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让我幸运地结识了更多的诗友。我以诗文交友、会友，又收获了一些诗和文。于是，就有了《幸存的一粟（续集）》（以下简称《续集》）的出版。

《续集》的“后记”拟出后，“序言”怎么写呢？有人建议可请出版社写个前言，有位编辑却试探性地建议可否用2003年版《幸存的一粟》的“自序”作为《续集》的“序”，而由作者写“前言”做说明，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诗集创作的背景。年轻人就是机敏，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新颖的思路。

《续集》是《幸存的一粟》的延伸，《续集》以2000年9月的“自序”为“序”，表明了《续集》与《幸存的一粟》的一脉相承，表明了我一以贯之的心迹。

成幼殊

2018年6月于芳古园

《幸存的一粟》自序（代序）

作为主要生活在20世纪的一个人的，我当然是不同于19世纪或21世纪的了。但我所继承、所憧憬的，却也会溢于20世纪之外，即使并不那么自觉。

承继，有沉重，也有喜悦，与现实和憧憬掺和在一起，来到诗中。于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侵略期间，苦闷中仍自咏“二十岁的年华，/如闪烁着的金沙……”（《金沙》，1944）。这就是我采用金沙作为主要笔名的由来。

时至60年代，人到中年，早已跨越了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其后，对外关系上的“一边倒”也起了变化。这时，我自以为经努力和考验，还是“金的”，但很渺小。要“把我和别的我放在一起/不然我就没有了……”（《金沙自白》，1963）。

60年代后半期，对全民族的大考验来临。我是幸运的，四年干校之后得以复出，现在又进入了2000年。而且，总算仍与诗相随。

与我熟悉并亲近的人，特别是诗友，多次提到我是否出个诗集。好像各种条件都已具备，更待何时？——那么，且克服愧赧，把自己的一些诗捆在一起，抛向茫茫书海、氤氲书市去吧。对于一些尚不相识的或后来的读者，这本小书谅也不会有多大害处。虽然，早期一些作品幼稚，待到投身革命，真诚地觉得“一个茅草的屋顶已经够了”（《赠》，1946），并也曾否定自我存在的意义（《金沙自白》）……流露出浅薄和不成熟。即使诗不是论文。

在世事颠簸中的这些诗，和我一样也是幸运的。它们受到各方呵护。早在40年代的上海，丁英（丁景唐）作为长者和先行者，就向一些刊物热情推荐过我的诗作，

直到1980年重逢，仍能确切相告曾在何时何刊发表，并复印题词相赠作为纪念。这包括我1945年的《羽翼》《莲花》。诗友袁鹰（田钟洛）刊用和推荐我的诗，主要在“文革”后，包括我1981年的《冻雨敲窗》《梦——寄南海外》，1997年的《南海边，香港》。更难以置信的是，曾被他慨叹为不知下落的我那些40年代手稿，包括他所欣赏的《最后的黄昏》（1943）竟然由早已在新加坡立业的大学同学、高层建筑专家侯克华保存下来。当年小友顾绛（顾绛珊）依据其中一首《寄》（1945）写下美文《落发缀串的思念》，倾诉对诗中的当年伙伴们深沉的忆念。经她同意，此文得刊于这本集子。

最后，得屠岸（蒋壁厚）作序，引领这些诗从厚厚薄薄的历史尘埃中睡醒起身。我要说，他对它们的钟爱，或许是偏爱吧，超过作者我自己。他坚持一些被我选落的稚气的篇章仍应收入。我想，他是怀着怜惜之情。而且，还有些诗作连我自己都不知随手放到哪里去了，只因曾抄给他看，现在才得以由他提供，如《意大利安琪儿》（1986）、《清晨絮语——与枕》（1995）等。早在五十多年前的1946年，后来已成为英诗翻译名家的他，就曾把他喜欢的《厄运》（1946）译成英文，用紫褐色墨水，大写字母采正规花体，抄赠给我（已收入本集手迹）。而我那时的诗，喜用绿色墨水抄写，总给他看。彼此这种诗情数十年如一日。

相识近60春秋以来，上面提到或没有提到的诗友们好像谁都没有变“老”，仅仅如我在回赠屠岸的诗中所说：“一个‘老’字/只加在‘友’字之上”。谁也都没有用世俗的眼光看待诗，包括我大度的丈夫——当年的大学同学，后来的同事陈鲁直。

屠岸不仅写序，其底蕴更是以诗人和选家的眼光审视我那些诗，也让它们在一些刊物上有所发表，这包括我1944年的《蝙蝠》《期待》。这里还要提到他的伴侣方谷绣（章妙英），她也是一位默默无闻的诗作者、诗译者，一位支持和鼓励我的老同学。只可惜她已在两年前辞世。

为我深深追念的诗友还有男同学钱大卫（钱春海、魏淇）、何溶（何伯英、何舍里），女同学潘惠慈、葛克俭……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几十年中，在负担这平凡却也繁忙的外事“正业”期间，



2012年的我，在丹麦驻中国大使馆。

我也断续写过些诗。它们曾被与我亲近的一些同志和领导所认可和包容。其中包括已逝去而总令我心怀感激的章文晋、李汇川、张彤、陈勉之……

据说，在“文革”初期也有过大字报，要把我从驻外使馆揪回，批判写诗的资产阶级情调。这在席卷全国无以名状的恶浪中自然不算一回事，而且也可理解为当然。

瞻前顾后，真是沧海中的一粟，幸运的，幸存的一粟，我自己，我的诗。

成幼殊

2000年9月于北京芳城园

目 录

1 / 前言

3 / 《幸存的一粟》自序（代序）

第一辑

鲜花，啊，可爱的存在，
花里花外，洋溢着微笑。
我为鲜花，更为爱花的人们祝福，
在思念中世代不凋。

——引自《黑马》

3 / 伤离别 2003.1.8

6 / 文：忆梅娘

13 / 文：这本书——代后记

16 / “非典”的冠 2003.4.26

19 / 越过边界 2003.8.17

22 / 致我神交的朋友（译诗） 2003.8

23 / 附：To My Heart-friend

——眯眯女士

25 / 一个初来者 2004.3.28

27 / 文：我和《秋水》

30 / 文：痛悼诗人、画家王禄松

37 / 文：小雪漪，我也对你说

47 / 黑马 2005.7.23

54 / 附：《相同的仅仅是毛色》

——高野

56 / 文：是树，也是煤

62 / 天涯海角之谜 2006.1.5

64 / 遗墨 2006.3.21

66 / 文：关于两件遗墨

69 / 古大都·昙花 2006.10.5

76 / 夜听火车 2007.1

第二辑

一百减一等于零，
多么好的座右铭！

.....

追求，追求，
从否中求有，
从有中弃否，
天人携手。

——引自《航天人的一百减一》

81 / 太鲁阁，美的河 2007.8

85 / 从哪里来？ 2007.8

87 / 文：断续书简——给小妹妹露茜

101 / 文：怀父亲

105 / 看地球，从月上 2007.12.14

106 / 将军一去 2007.12.22

107 / 航天人的一百减一 2007.12.23

108 / 唁诗人文晓村 2008.1.18

109 / 附：文晓村诗

111 / 文：悼念黄雍廉

113 / 致穿白纱裙子的小姑娘 2008.6.5

116 / 透亮的 2008.8.31

121 / 太阳和他的镜子 2008.12.6

122 / 桥 2009.6.13

124 / 文：又一片黄叶飘零

128 / 选择不自由 2009.6.15

第三辑

夜空，当流星雨漫天飞过，
也唱着听不见的歌，
且仰慕这天上的海，
将承载的岁月还会多而又多。

——引自《岁月》

131 / 致母校圣约翰 2011.2.24

134 / 文：追思马尧生女士

138 / 明月何时有

139 / 附：中秋

140 / 望金门 2011.10.18

144 / 榕树的长胡子和

丹麦老英雄 2011.10

147 / 草原金莲花 2011.12

149 / 荷，亭亭地 2012.1

151 / 又见夏之花扶桑 2013.1.20

155 / 文：难忘“印中人民是兄弟”
的岁月

- 164 / 荠菜花 2013.3
- 164 / 听鸟 2013.4
- 165 / 我在这里 2014年冬
- 168 / 附：送别词
- 170 / 附：陈鲁直（1925—2014）
- 176 / 附：屠岸的来信
- 181 / 附：卢世光的来信
- 187 / 歌吟 2015.4.25
- 190 / 怀念 2015.9.27
- 197 / 附：相濡以沫六十载
- 204 / 雷霆——静静 2015.11.9
- 210 / 不算挽歌 2016.3.10
- 211 / 昙花，低下了
高贵的头 2016.4.3
- 212 / 文：拟在《屠岸诗文集》
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 230 / 岁月 2017.8
- 238 / 图片的生命 2018.1.15
- 241 / 后记



成之凡的画作

第一辑

鲜花，啊，可爱的存在，
花里花外，洋溢着微笑。
我为鲜花，更为爱花的人们祝福，
在思念中世代不凋。

——引自《黑马》



上图为，2003年1月8日新华网刊发的，“数万美军开赴海湾，亲人送别之景催人泪下”组图之一——“再见，心上人”。

并说明，“1月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海军基地，一名在塔拉瓦号战舰上服役的水兵在出发前与妻子告别”。

伤 离 别

——悲哀的美国母亲

七尺的男儿，
有女郎依偎，
看得见悲伤，
看不见眼泪。

那是谁的儿子？
那是谁的媳？
那是美国大兵，
开拔，离别，
成批，成批，
船，飞机。

强咽下苦涩，
伤痛，锥心的痛，
撕裂，就在一瞬间，
温存，还有一瞬间。

人，异化成刀剑，
异化成机器，
异化成军舰上的
一个铆钉，

还要怎样促退？
千万年铸就的文明。

不要异化成烟，
不要异化成
摸不着的云，
贫铀弹那样的魔妖
也是飞去来镖，
损伤他人，
也能损伤自己的七尺男儿身。

比谁都明白，
那悲哀的母亲，
听孩子说
“我会回来”，
祈愿他不至于失信，
而且仍然是一个健康而完整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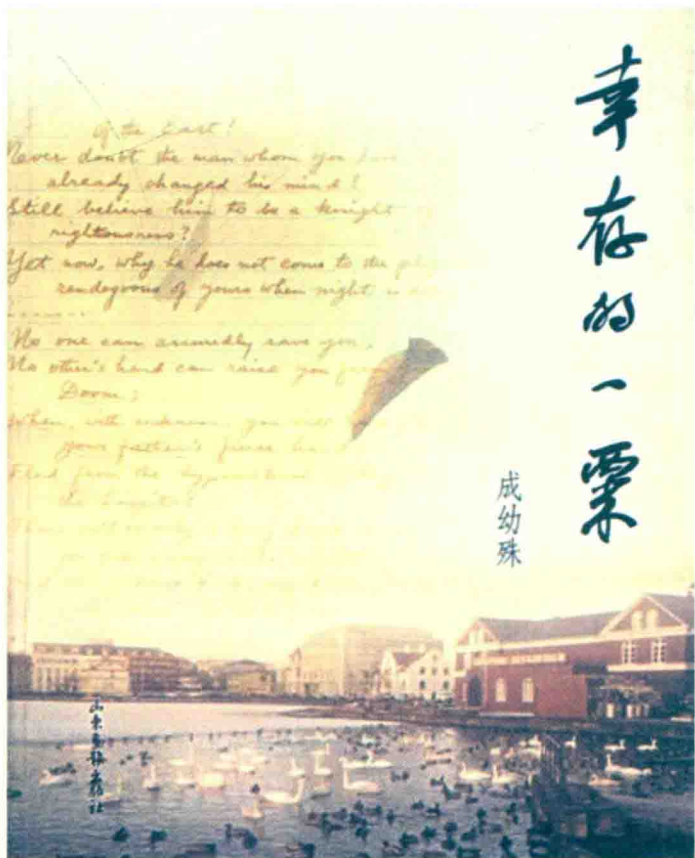
2003年1月8日夜，在白天看了新华网

所刊美军去攻打伊拉克图片后

北京芳古园

2003年初，年已79岁的我，第一本诗集《幸存的一粟》出版。

有幸的是，梅娘读后写下了散文《诗人与我》，刊于2003年的《文汇读书》，美文结尾写道：“幼殊也将她的诗集送给了画家窦明娅，明娅来我家取书时，正是伊拉克遭受美机地毯式轰炸之时，我们同读《雪之歌》，明娅苦笑着说：‘布什若有雪的情怀，伊拉克的人民也就不会遭难了。’确实，潺潺涓涓无终无绝，这是大智大勇的情怀，是能使万物复苏的奇美，这心襟，是幼殊与众家姐妹、众家兄弟的灵犀一点。”



《幸存的一粟》封面

《伤离别》作为《幸存的一粟（续集）》开卷的第一首诗，完全是按时间排序的，却与梅娘的《诗人与我》呼应，真是“灵犀一点”。

我有幸作为《幸存的一粟》的作者走进梅娘的生活，10年后的2013年5月，梅娘姐离开我们驾鹤归西。我写下了《忆梅娘》，回忆了我们姐妹10年的诗文交往深情，也可以作为《幸存的一粟》与这本《续集》关联的注释。

忆 梅 娘

梅娘姐于龙年之尾，也就是2012年最后一天的前夕，给我寄来了一张明信片。短短数行，一声“幼殊妹”，一声“我的诗人”，至今令我陶醉。我随后满怀喜悦，向她函贺新春。我俩还在电话上互聆了亲切的声音。

有谁能把“走进我的生活”这几个字写进文章，给我这个相识不久的妹？天南地北，只有梅娘。如此亲切，如此自然，也许她在《诗人与我》这篇文字中，落笔时并不曾经意，只在她的一呼一吸之间。

我是幸运的，遽然亲近了梅娘，我这个幸运的幸存者。经过大风大浪的时代，梅娘是不幸的，虽然也得以幸存了下来。我知道，有不幸者才有幸存。我的幸存，是不幸者之赐。

虽然梅娘出生于东北的一个大户人家，她却自幼就“没娘”。她20来岁就以创作小说而闻名文坛，并满怀爱国热情，一心抗日，却被诬称为“附敌文人”。她有一位如意郎君，却在执行秘密任务时，因海难丧生于台湾与大陆间的浪涛之中。即便如此，被遗留下来的梅娘，以后在大陆并不能逃脱被“劳教”的命运。她的三个孩子，在非常困苦、被撕离母怀的情况下，夭折了两个。令我再叹的是，她在《诗人与我》一文中，以自己的女儿柳青，与曾于1960年在印度机场献花欢迎周恩来总理的我那小女儿香棣相对比，叙说柳青的伤心往事：“因为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虽有全部5分的学业成绩，却不能获得应有的奖励。